

中國書法全集

67 鄧石如

J292/29:67

十國書法全集

67

清代編

鄧石如卷（附鄧傳密）

日期前刊

編劉正成



本卷主編 穆孝天



0000112382

409096

SWT 101/03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書法全集:鄧石如卷/劉正成主編.-北京:榮寶齋出版社,
1995.8
ISBN 7-5003-0238-X

I.中… II.劉… III.①漢字-法書-中國-全集②漢字-法書
-中國-清代 IV.J292.2-5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95)第14762號

顧問	沙 洪 林 准 郜宗遠 龔如甲
策劃	葉妮妮 劉正興 傅淑群
責任編審	王鐵全
技術編審	孫 行
責任編輯	陶 均 周祥林 劉彥湖
圖版編輯	周祥林
技術編輯	高瑞彩 張志學 姚燕生
地圖編輯	李 淼
封面設計	羅 洪
版式設計	崔志強
設計指導	侯榮亞
扉頁題簽	劉正成
責任校對	張家璋

中國書法全集 第67卷

劉正成主編

出版發行:榮寶齋(北京市宣武區琉璃廠西街)
經銷:新華書店
排版:四川錦橋印務有限公司
制版:中國農業科學院情報所印刷廠
印刷:北京市通縣濱河印刷廠

開本:850×1168毫米 1/16 印張:22.5
1995年6月北京第一版 1995年6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003—0238—X/J·239

67—008880

序言

人類的發展，有了精神創造。這精神創造，首先用來改造自然，同時用來改造自己。於是，改造人類自己的活動——藝術誕生了。

有人說，書法是線的藝術。那麼，當人在畫出第一條線時，不是用來從事改造自然的勞動，線的藝術便誕生了。這線的藝術，便是人類為改造自身的精神創造的產品。線的藝術先於文字，但當中華民族的先民們所創造的、始於象形的文字出現以後，線的藝術獲得了最為成功的發展。這就是書法。書法靠一種不斷約束自己，並創造自己的規範，把人類自己富有思維與理智的精神創造活動，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同時，又在不斷創造前此沒有的『自己』，即創造的理想境界——意境。

書法的技藝是如此玄妙莫測，有時候，一點一畫，使你終身追求而不得。而書法的意境，即它所包容的精神、意識、情感的藝術創造部分，絢麗非凡，魅力無窮，一點一畫，會使你頂禮膜拜，陶醉終生！

愈有民族性，便愈有世界性。書法藝術的世界性，便存在於創造和運用它的我們先民們遙遠的藝術創造史，和這種藝術創造所達到的高度與深度。它並非能為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理解，但它不是不可理解。理解了我們的民族，便可能理解它；當然，理解了它，便可能理解我們的民族，我們民族的精神、意識、情感與心靈，我們民族如此驚人的創造能力與技藝，理解到人類在改造自身時的那麼多美好的追求。線的藝術——書法，在這一點上，是我們所能看到的最直接、最單純、也最高的人的真實。

因為它是真實的，所以它美好而崇高。張芝、王羲之、懷素、顏真卿，這些『草聖』、『書聖』，他們的隻字片紙，為什麼今天竟價值連城，萬金不易？就因為他們在表達人的心靈與情感上，達到了超凡入聖的境界。

人類發展到今天，改造自然的力量和成就出現了奇蹟。工業化、原子能、電腦、太空技術、遺傳工程……這眼花繚亂的一切，幾乎使人類遺忘了自己，遺忘了最需要創造和建設的那個部分——人的精神和情感現象——人之所以能君臨萬物、能創造這個世界上屬於最崇高、最美好的那個部分。因此，皈依藝術的熱潮興起來了。億萬中國人，甚至於所有漢文化圈的人，在拿起筆來作一種創造的時候，便同時想到為了『自己』的那種因素——書法藝術，並熱烈地投入其中，去實現、創造更為美好的『自己』。

回顧中華民族的歷史，並非到今天才出現了『書法熱』。先民們剛剛創造了文字，便紛紛把它『書』在祭祀、占卜的龜甲、牛骨上，『書』在一切器皿、工具上，『書』在山石

上。他們爲能創造『自己』而激動振奮、驚喜異常。在創造和普及了紙和毛筆的那個時代——漢代，書法出現了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個熱潮。第二個熱潮，是在從外飾的輝煌走入內心的玄想的東晉。從唐代以來，幾乎每一個時代，上自帝王將相，下至士民百姓，甚至企圖逃離人世的僧侶，多少人奮身投入其中，以至終其一生，造成一個又一個新的熱潮；多少多少美妙絕倫的『心靈圖畫』應運而生，令我們爲『自己』而驚嘆不已。金石與紙俱會銷毀，人們運用物質手段不斷翻錄下來，流傳永遠。唐太宗的宮廷，最先開展大規模的響搗摹製作，複製二王書跡。宋太宗則開展了更爲大規模的複製工作，即刻搗《淳化閣帖》。民間亦風起雲從，上行下效，叢帖蔓生。清高宗弘曆運用強大的國力，編輯、刻搗了更爲浩大的《三希堂法帖》，流傳於今三百年而不廢。鄰邦日本，在本世紀運用現代印刷術，編輯出版了好幾套卷帙浩繁的《中國書道全集》。這對我們是一種幫助，亦是一種激勵。今天，當我們已經有了能力來自己動手的時候，爲什麼還要延誤時機？

王羲之云：『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任何個體的生命，在天地運行中，只是一瞬。但是，歷史的大創造，又往往在一瞬之中完成。我們在一瞬中存在，又在一瞬中創造和完成。存在、創造當然與一定條件相聯繫。目前，我們的國家尚未達到十分富裕的階段，所以，我們不得不採用民間的手段，聚集民間的人力、物力、財力，來繼續我們的前人樂此不疲的工作，延續書法藝術這條生命鏈。爲了歷史，也爲了明天。於是，便有了這部《中國書法全集》。儘管這個創造如此匆忙、很不理想、很爲有限，我還是要感謝將自己可貴的『一瞬』投入這個創造性勞動的所有人。

中華民族數千年的藝術創造勞動，留存於今者，亦浩如烟海。這部《全集》，雖浩浩百卷，亦只是其中一瞬。而每一件入選作品，又只是書家的一瞬。然而，我們的全部研究、編纂工作，即從這『一瞬』出發。翻開這部書的時候，你會發現，不管是『斷代卷』，還是『名家卷』，都是以作品和書家研究爲中心。緒論、評傳、考釋、年表等等，都圍繞這個中心而設計和完成。因爲我們還有一個現實的目的，即爲熱愛書法、研習書法、創作書法的愛好者和書法家服務。藝術作品，是藝術創造活動的開始和歸宿。因此，我們選擇了這種方法。我們的目的有限的，但它爲我們提供延續和再創造的空間是無限的。

希望您喜歡它，批評它。

劉正成

公元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於八方齋

總目錄

鄧石如畫像

序言

原色作品選頁

鄧石如書法評傳

終古乾坤幾布袍

——論鄧石如書法篆刻藝術的庶民性

鄧石如作品

附：鄧傳密作品

穆孝天

1

李剛田

21

作品考釋

穆孝天

鄧石如年表

許佳瓊

鄧石如行踪示意圖

主要引用參考書目

圖版目錄

鄧石如書法評傳

穆孝天

中國書法的歷史是很久遠的。僅從東漢後期到魏晉南北朝時代，就出現了许多光芒四射的書法家。王羲之父子是那個時代的驕傲。以後代有作手，名家輩出，但是大多數是沿襲着王氏父子開創的道路而有所創造的，到了晚近，帖學一路已成頹勢，而有碑派的大家挺然崛起者，那就是清代乾嘉時期的鄧石如。

鄧石如一開始就以一位書法改革者的姿態，致力於秦漢六朝金石碑版的鑽研，衝出了『館閣體』的羈絆，在篆隸真行草諸體的發展上，走着自己選定的大道。雖然鄧石如並非開創者，因為有一些先輩已經開始了碑學的嘗試，而他作為集大成者，其成就是震聾發聵的，並且最終把許多文人士大夫階級的學者書家，爭取到自己的陣線上來，同徽歙、陽湖諸老以及桐城文派中的巨子結成了廣泛的同盟，在中國書法藝術領域裏起了救弊振衰的積極作用，孕育形成了後來的嘉道時期的新風尚。

一 家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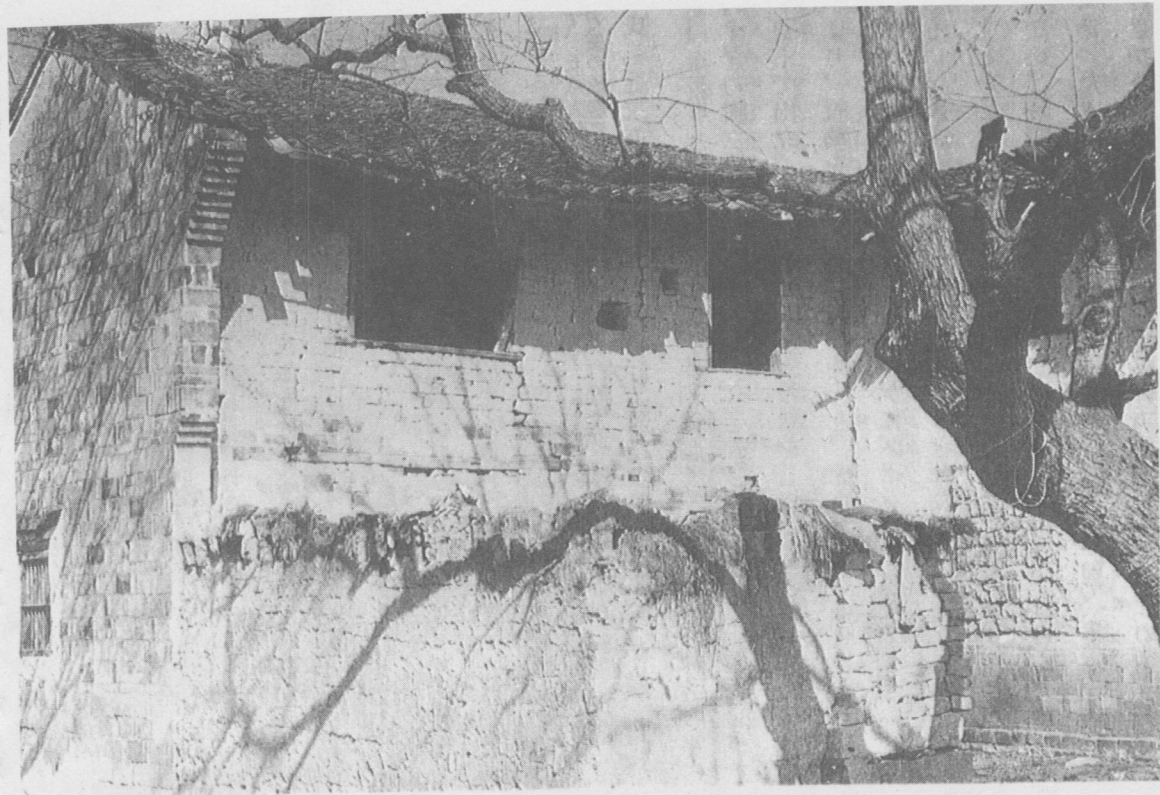
鄧石如，原名琰。《雲南叢書》中的《師荔扉先生詩集》說他爲了表

示自己『不低頭、不阿諛逢迎、人如頑石、一塵不染』的崇高品格，遂取字石如，自號頑伯。直到清嘉慶元年（公元一七九六年），鄧琰五十四歲時，由於清仁宗顥琰即皇帝位，爲避諱而更名，乃以字行，名曰石如，字頑伯。他的家在皖公山下，幼年時常在家鄉的大龍山上砍柴和鳳凰橋下釣魚，十七歲後，長期一荻橫肩，浪跡天涯，所以又自號完白、完白山人、完白山民、龍山樵長、鳳水漁長、芟遊道人、古浣子等，在他的墨跡上還曾見有一枚文曰『叔華』的印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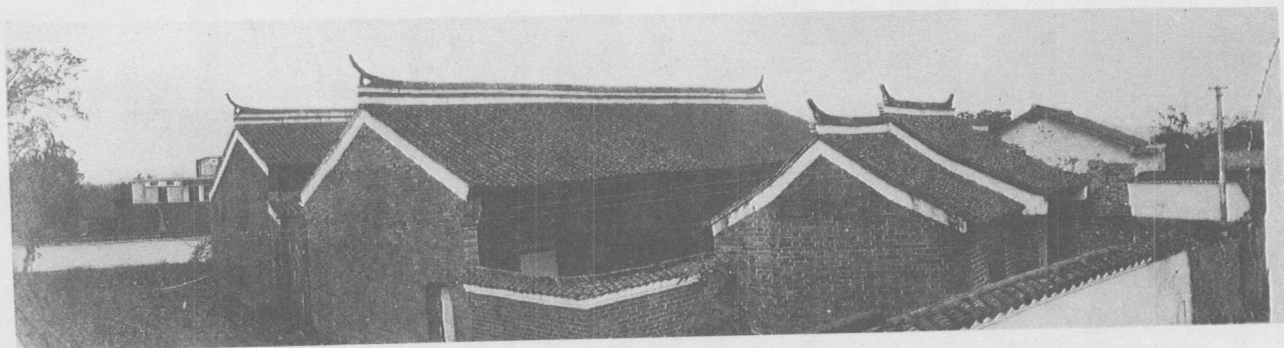
鄧石如家住在山明水秀的安徽省懷寧縣大龍山西北的白麟坂。坂上的鄧姓共有三個大莊子，便是附近聞名的大屋、鄧家老屋和鄧家燕屋。鄧家大屋就是鄧石如的故居。大屋門前那巍峨挺秀的峰巒，名曰『麟峰』，山下一片形如盤谷的肥田沃野，便是因鄧石如而著稱的『白麟坂』了。一條溪水像衣帶似的緩緩地流過鳳凰橋下，秀若芙蓉的大龍山環繞着白麟坂的周圍，山上林木蔭翳，山下人烟相望，猶如世外桃園之境。作者於一九六二年到這裏訪問時，見大屋門上刻着的對聯『綠蒲水暖魚兒戲，紅杏花明燕子歸』，想來正是此地春夏季節美妙情景的寫照。鄧石如便是在這麼一個充滿詩情畫意的山村裏長大的。鄧石如生前自鑄的印章有：『家在四靈山水間』、『家在龍山鳳水』、『繞屋皆青山』，都是這片靈境的寫照。

鄧石如的先世據其家藏《鄧氏宗譜源流序》記載，傳說『其脈出自黃

帝，傳宗帝譽而生后稷……；至吾離，始封鄧侯』。漢時，其後嗣中有一位名『禹』的，曾被封為高密侯。『禹』生十三子，各守一藝。長子、次子、三子都各有封國。漢末，罪孽深重的外戚和宦官雖然一起消滅了，但



插圖一 未修復時的鄧石如故居



插圖二 修繕後的鄧石如故居

豪強們却從此公開進行着瘋狂的混戰和角逐，整個社會陷進了大破壞的深淵，鄧家曾因避亂逃到江西省南昌城南三十五里地名叫三川里的梅南涯，從此便長期在這裏定居下來。

元末的長期戰爭，安徽省的人口驟減，明朝政府爲了重新安排勞動力，實行重農政策，以免徵租賦和大興水利等措施，撫慰給他助力的人民大眾，更把江西、湖廣、江蘇、浙江、山東、山西、河南等省的人口大批的遷徙到安徽。鄧氏一家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由鄧君瑞帶領，從江西來到安徽。從此在『四靈山水』之間的白麟坂定居下來，遂爲安徽懷寧的耕讀民。傳到鄧石如已經是十三代了。

鄧石如的祖父名士沅，字飛萬，號澹園，邑庠生，生平慧直而樸實慈惠，孝悌有學行，精書法、歷史，對明史更爲酷愛，終身布衣蔬食，以守田園之樂。所作書法，渾樸厚重如其爲人。年逾七旬，猶健步善飯。酒食貨利均非所好。

父親鄧一枝，字宗兩，號北林，又號木齋，別號迴道人。性兀傲，慧直如其父鄧士沅，與人交，落落寡合，遇知己則以肝膽相照。善詩文，工書畫，精研史籀之學，更愛刻石。他自己曾刻了一枚印章，文曰『其人瘦而傲』，識者都認爲正是他自己形貌和人格的寫照。他也曾對『科舉』產生過幻想，但仕途無望。終年在家鄉或外地教書，還不能維持一家數口的溫飽。遂致『枯老窮廬，嘗自悲之』。

鄧石如的母親，是懷寧文學（秀才）陳玉若的幼女，生三子三女。鄧石如居長。弟弟名，字永玉，號璞軒，生平發憤力學，晝夜無間，詩文清絕無塵。因身體懦弱，四十四歲便去世。

鄧石如從幼年時候起，便處於『家貧甚，酸甜苦辣無不備嘗』的窘境。九歲時從父親在塾中讀了一年書，但爲家境所迫，後來只好『採樵、飯餅餌，日以其贏以自給』。在祖父和父親長期潛移默化的影響下，他對於書法、金石、詩文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十九歲時，他祖父病歿，四十五歲時喪父。這些不能不說是對他很大

打擊，而更使他痛心的還有婚姻上的波折：

十八歲時，他和同邑人潘容度的女兒結了婚。當時潘氏已二十三歲。結婚的第四年，潘氏即因病而卒。四十二歲時，鄧石如成爲書家以後，才因南京梅鏐兄弟的關係，又由鹽城徐嘉穀的介紹，續娶了鹽城沈紹芳的女兒。這個自誓『非海內名士不嫁』的姑娘，當時只有二十歲，鄧石如亦驚其爲『英鑒卓識』。遺憾的是，也只度完了她的三十九個春天便與世長辭了。這使年已『周甲』的鄧石如感到了難以抑止的悲痛。六十一歲時，由於他經常出遊，家裏留下來的三女年齡尚幼，無人照顧，遂又娶了同邑人程氏，六十二歲時又得一子，取名尚保，八歲而夭。

鄧傳密，原名尚璽，字守之，號少伯。鄧石如逝世時，他才十一歲。

鄧石如和他的全家的境況是非常艱難的。雖然，如他自己所說，當時一般『士大夫不以韋布爲賤而棄絕之』，但一生東奔西走的結果，也依然是『兩袖清風』和『一籌莫展』。然而值得稱道的是：他一直甘願以教書、賣字刻印來清貧度日，甘願做一個『天涯淪落人』，而不肯攀附豪門，乞求權貴。他也像父親那樣，曾經刻了一枚印章，『胸有方心，身無媚骨』，以表達他那光明磊落的心胸，顯示出他那『人如頑石，一塵不染』的崇高品格。

鄧石如逝世後，他的兒子鄧傳密直接得到鄧的舊友李兆洛、包世臣等人的熱心扶持。『卒能紹述先業而昌大之』，在咸（豐）、同（治）間的書壇上享有一定的盛名，最後做了翰林院待詔。鄧傳密的兒子鄧解，字作卿，雖不善書刻，但幼通經史，兼擅詩文，從藍翎候選到九保舉縣丞。他的後代，人材輩出，已在本書年表中作了敘述，這裏就不再贅言了。

我們感到遺憾的是，鄧石如只享年六十三歲（一七四三——一八〇五）就霍然長逝了。

光陰荏苒，如今鄧石如離開人間已經一百八十多年了。

二 時代

清王朝建立後，雖然滿族統治者在殘酷屠殺和高壓政策下鞏固了政權，但其初期由於經過長期的戰亂，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的破壞，農民死亡逃徙，耕地大量荒蕪，全國呈現一片凋敝蕭條的景象。生於清康熙二十五年的鄧石如祖父鄧士沅，不僅對於當時的慘狀看在眼裏記在心中，而且又精研明史，人稱其每論及前代事常常熱淚縱橫。顯然，這些自會使他珍愛的長孫鄧石如潛移默化地受到影響。在鄧石如生活的年代裏，由於清王朝爲了鞏固王權的需要，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社會經濟得到了恢復與發展，歷史上稱之爲又一個所謂的『太平盛世』，但骨子裏却潛伏着封建社會制度開始崩潰的危機。清王朝統治者爲了確保封建統治地位的鞏固，採取鎮壓和懷柔相結合的兩手政策。他們大力提倡服從封建統治階級利益的八股，盡量壓制有民族反抗思想的因素，並開『博學鴻詞科』，以招攬讀書人投入他們的網羅。

但是，廣大人民中間迸發出來的反對清王朝的熾熱火焰，却有增無減，並沒有爲這一釜底抽薪的手腕所熄滅，於是清朝統治者在開博學鴻詞科的同时，又大興文字獄，鎮壓那些在文字中對清朝統治流露不滿情緒的文人、學者，加緊取締所謂『異端』思想。從康熙到乾隆，僅見於記載的文字獄就有七、八十起之多。康熙二年（公元一六六三年）有潮州莊廷鑑私刻《明史》案，主犯莊廷鑑雖然早已亡故，却遭戮屍之禍，其餘遭殺害和受牽連者達數百人，爲莊書作序、校補、刻印、銷售、收藏者無一倖免。康熙五十年（公元一七一一年），鄧石如家鄉附近的桐城又發生更爲慘重的以戴名世爲首的《南山集》之獄，並牽連到方孝標的《滇黔紀聞》。這是慘絕人寰的，從案發到結案，歷時兩年有餘，株連三百餘人。康熙五十二年二月，以絞刑處死戴名世。方孝標雖早死亦被戮屍。他兩家的祖父子孫兄弟及叔伯兄弟之子，年十六歲以上者，俱查出解部，即行立

斬。其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十五歲以下子孫，伯叔父兄弟之子，亦俱查出爲奴；方孝標同族人，不論服之已盡未盡，逐一嚴查，有職銜者盡皆革退等等。

乾隆統治時期，文網更爲嚴密，告訐者如過江之鯽，凡詩文中被認爲稍含有不滿清朝統治、不敬皇帝的意思，一經發現，作者和有關人等都要一律處以重刑。諸如乾隆十九年盛京禮部侍郎世臣案，乾隆二十年內閣學士胡中侯案，乾隆二十二年河南布政使彭家屏與生員段昌緒案，乾隆四十二年江西舉人王錫侯案，乾隆四十三年浙江舉人徐述夔案，乾隆四十四年智天豹案，這些都是在鄧石如盛年時期接連發生的舉世震驚的大案。此外，又多次頒布禁書令，據兵部奏報統計，僅從乾隆三十九年至乾隆四十七年不到十年的時間裏，天下毀書就有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六種，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這裏撇開上述這些姑且不論，僅以乾隆四十五年的『和州戴氏文字獄』而論，則是在安徽土地上發生的又一件駭人聽聞的案件。

這年，因查私人收藏明末野史及清初人的禁書，安徽巡撫閔鶚元奏查和州戴移孝所著的《碧落後人詩集》及其子戴昆的《約亭遺詩》中有所謂『悖逆』語。經弘曆嚴令大學士阿桂、尚書福隆安及安慶巡撫反覆審訊，認定『語多狂吠』。特別在戴昆的遺詩中，發現有所謂『長明寧易得』等句，更認爲『悖逆顯然』。遂決定將上述兩書徹底查盡銷毀，已經死去的戴氏父子均照大逆凌遲處死，刨墳戮屍示衆，印刻遺詩的戴世道於同年七月十四日處死。戴用霖、戴世德、戴世法等，由於都是所謂『逆犯子孫』，決定給予嚴刑處分。但念其目不識丁，又不瞭解當時在湖北刻書、印書情況，遂改爲『加恩擬斬』。妻等亦『均行給付功臣家爲奴』，財產查明入官。爲遺詩作序的太湖人魯之裕（道召）雖已死去，但經安徽、直隸等十二省大吏四處搜查的結果，又使魯氏一家變成清王朝的刀下之鬼。

這時候，有一些人嚇破了膽，拜倒在清王朝統治者的刀斧之下，卑躬屈膝換得了一官半職，安享所謂『榮華富貴』，像合肥的李天馥，由順治十五年進士，先後做到工、刑、兵、吏四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老

成清慎』受知於康熙；桐城張英，由康熙六年進士，做到工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以『始終敬慎』最受皇帝寵愛；歙縣的曹振鏞，是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受寵幸的重臣，道光皇帝讚賞他出言雖遲鈍，而辭藻頗壯麗。

自清初以來，刀光劍影、腥風血雨和光怪陸離的現實，都一股腦兒擺在鄧石如的面前了。無論得自於前輩的敘述，或則親歷親見，都會直接或間接影響着要他思考。在這個時代的激流裏，究竟該走哪條路呢？他開始抉擇了。

後來在他的祖父和父親的幫助下，又根據他的家庭情況和自身的實際，最終選定了走書法和篆刻的藝術道路。

三 生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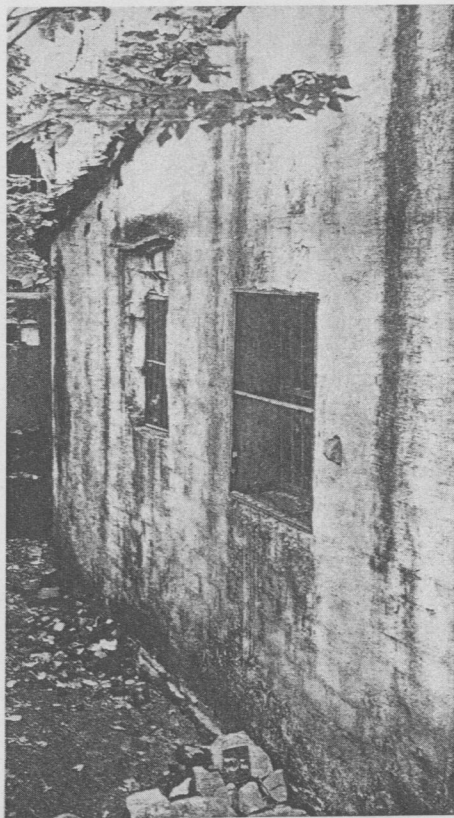
鄧石如十七歲那年，便開始憑着一技之長，走上了以書刻自給的道路。所到之處有安徽南北的許多縣，以及江蘇、浙江、山東、河南、河北、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祖國的名山大川如安徽的黃山、九華山、浮山、大別山；江蘇的金、焦、北固、太湖、虎丘；浙江的武夷、天臺、雁蕩、西湖；河北的盤山、西山、居庸關和昌平十三陵；山東的岱岳；江西的匡廬絕頂和鄱陽；湖南的九嶷、衡岳、洞庭；湖北的龜、蛇和珞珈等等，都留下他的足跡。最初，他只是隨着父親在長江中游一帶活動，西至九江、東達蕪湖，繼而遠涉長淮，先在壽春書院爲諸生治印，後來代替父親訓蒙。在北京、武昌、德州等地都住過一段時間。但大部分時間，則往來於南京、鎮江、揚州、鹽城、蘇州、常州之間。而揚州的地藏庵，南京梅家，都成了他的久居或常相往來之所。幾度中秋和除夕，他都在外地和朋友們暢論和切磋道藝，賣字求生和訪尋碑碣，却不曾回到故鄉和家人團

圓度歲。

有時，又在『梅花正好』、『萬里雪飄』的時候，拋妻別子，風塵僕僕的離鄉背井，隻身擔着『一肩襤被』到異鄉作客。他自稱『薄有奇書賺酒錢』，因此每次出遊，只不過帶着一天飯錢就登上征程。雖然，到老也未能徹底改變他生活上的困境，而窮困的境遇也始終阻止不了他的濃厚遊興。他不但把絢麗的山光水色盡收眼底，那些散佈在祖國各地的『殘碑斷碣』，更是他在書刻道路上藉以吸收養料的資源和良師益友。爲了訪求古代石刻，他多次攀登泰山、嶧山，整天坐在石刻下細心揣摩，流連忘返。有次在匡廬絕頂尋訪碑碣，由於所帶乾糧不足，竟至八天沒有飯吃，只得以上山野果充饑，而對石刻的考察研究，却絲毫也不肯放鬆。又有一回，他在黃山撿了兩大囊秀詭的黃山石，壓得他足破肩腫，人皆笑他癡迷，而他依然洋洋有喜色，如獲至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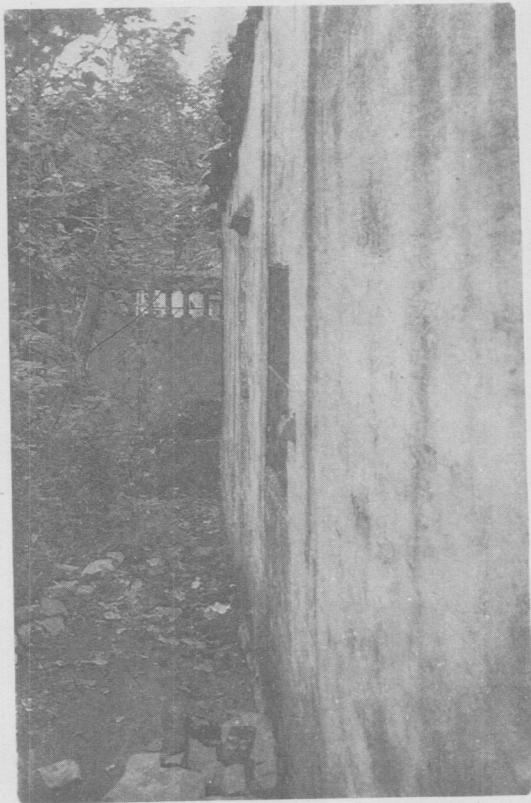
凡他足跡所經，必搜求金石，拜訪名賢。或當風雨晦明，弛擔逆旅，望古興懷，濡墨盈斗，縱意作書，以舒胸中鬱勃之氣。書數日必遊，遊倦必書，客中以爲常事。

鄧石如四十歲那年，程瑤田先生歸館歙縣溪南吳氏，據鄧石如《爲易



插圖三 安慶大觀區採菊巷內完白山人讀書處

疇聘君八十壽序》中說：『余擔簦來遊，借方密庵翁往見，先生留之數日。時值仲冬，先生送至臨溪僧寺，去館所七八里，時屆昏暮，風雪傾落，飄蕩奔騰，更餘雪深四五寸，寒山冷寺，衣被都無，遂篝燈吟咏，徹夜饑寒。天曉過巖鎮，行瓊山玉宇間，勃勃興事，如墜仙班。』



插圖四 讀書處外景

當他第二次去北京，再由北京赴武昌時，已經是五十歲左右的人了，遊興仍不減當年。經常遠遊盤山、西山，謁昌平十三陵，直到居庸關。還一再『蛇行猿掛』地攀登匡廬絕頂，屢上黃鶴樓，泛洞庭，走衡岳，訪岫嶠碑，遊九疑，上岳陽樓，登大別山，弔伯牙臺。直到年逾花甲依然不肯駐足。他在六十二歲時，還在山東作泰山之遊直到年盡歲畢，在家人的催促之下，才依戀地經揚州、常州等地拜訪了好友後，繞道回到故鄉。

鄧石如在他將與世長辭的那年，還曾不避旅途的辛苦到皖南涇縣爲『孔子廟廷』書寫楹聯碑額。書未盡，乃抱恙回家，終至一病不起。

在數十年漫長的歲月裏，他一直把布衣、斗笠、草履、藤杖作爲途中親密的伴侶，荒廟野寺也經常是他旅途中難得的棲息之所。也正是這數十年的遨遊，使他不僅有可能通過臨摹古人碑碣，汲取了豐富的營養，而且又在實際藝術生活和對大自然的觀察領略中，進一步成熟了他的書法篆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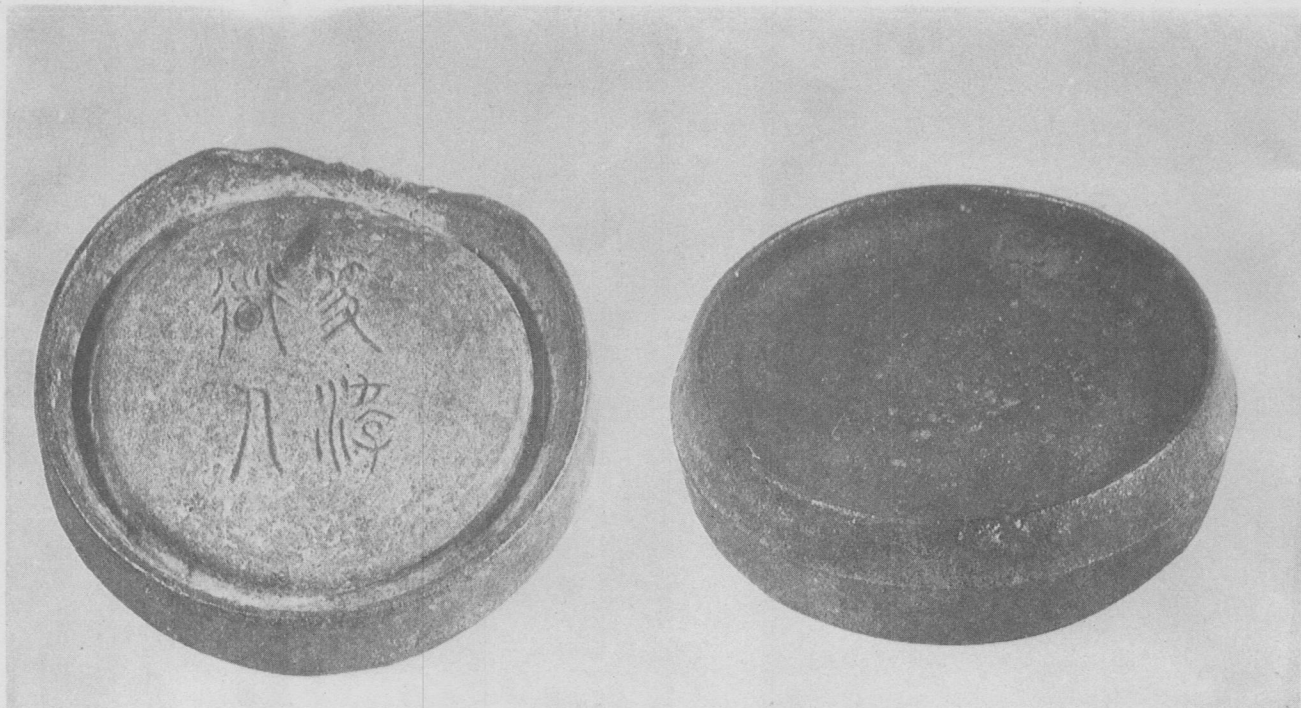
插圖五 讀書處內景

技巧，他終於寫出了篆、隸、真、行、草各體皆備的大量成功之作。

四 書藝

雲南師荔扉說鄧石如『詩文字已成三絕，漢晉唐容萃一身』。道州何紹基說自己：『少時刻印摹兩京，最愛完白鋒勁橫。』的確，鄧石如的詩、文、字，以及篆刻諸方面的成就，早已贏得公衆幾乎一致的好評。但是，他的藝術成就究竟如何？他在中國書法史上究竟佔有何等重要地位，這是一個尚需繼續探討的問題，這裏就試着提一些粗淺的看法。

鄧石如在家隸真行草諸體的發展上，不走前人早已鋪平的道路，偏偏選擇那佈滿荊棘的艱難曲折的道路，作爲當時那種強大潮流的『反動』，獨闢蹊徑，致力於秦漢六朝金石碑版的鑽研，兼收歷代各家書法之長，融會貫通於胸中，終能出奇制勝，在書法上取得了驚人的成就。鄧石如確實起到了救弊振衰的積極作用，掀起了研習秦漢碑版的波瀾壯闊的浪潮，促



插圖六 鄧石如所用鐵硯(現藏安徽省博物館)

使後來形成了嘉道時期的新風尚，溝通了已經堵塞了數百年的藝海之源，為書壇架起一座承先啟後的橋樑，是功不可沒的。

包世臣曾在所著的《國朝書品》中，列清朝書法為：『神、妙、能、逸、佳』五品，就把鄧石如的篆書列為『神品』，分書和真書列為『妙品上』，草書列為『能品上』，行書列為『逸品上』。當時，對鄧推崇備至的清修撰金榜，亦稱譽鄧石如『實能以鍾王之腕力，運史籀之體制』，成為數百年來的第一人。但是，我們認為要分析他的書法藝術價值，還得從他的具體情況出發，從他為我們留下來的墨跡來考查。

他的篆書以筆畫圓潤的『玉箸』和筆畫纖細而又剛勁的『鐵線』取勝，壓倒了當時一些書法瘦骨柴立的造型，表現了『茂密渾勁，蒼古奇偉，雅健妙麗，凝練舒暢』的特色。其四十四歲所書《龍虎山記》、五十一歲為畢沅代書《鄧氏宗祠八字聯》、六十二歲所書《石澗記》、六十三歲臨終那年所書《張子西銘》，毫無疑問，都表現出一派『玉箸篆』的風格。他的三十九歲所書《謙卦篆書軸》、《周易說卦傳篆書軸》、四十八歲所書贈曹儷笙四體書屏中的《篆書屏》、四十九歲所書《詩經南陔篆書屏》，以及五十八歲所書《朱文公四齋銘》等，則又體現了『鐵線篆』的凝練挺拔造型。

在清代乾嘉時期沿着古籀遺意而肆力於篆書者，尚有孫淵如（星衍）、洪稚存（亮吉）諸家，都是一時佼佼者，但他們僅以貌似見長，而神采却欠佳。這是美中不足之處。鄧石如則能上窺斯翁筆妙，仿獵碣及周秦以來金石銘識，又能以『隸筆為篆』，五指齊力，所用長穎不加剪截，筆端着紙如錐畫沙，所書自然瘦硬。這又非泛泛者流所能相與匹敵的。

在他的生活年代裏，有人直指其『破壞古法』，他當即拂然答道：『某書修短肥瘦皆有法，一點一畫皆與秦漢碑刻合，不似公俗出，放蕩任意無所忌。』①這裏值得注意的是：鄧石如專用柔毫作篆，自然越發顯示其深厚的功力所在。如果說他『破壞古法』，不如說他終能推倒數百年的作篆方法，鑄成他的獨具特色的風格，使他的書品能如他的人品一

樣，如蒼松之挺立，似翠竹之凌空。他之所以成就，正是他能苦研古法，素養精深的結果；正是『所見多，所臨博』、『別有情趣熔鑄』的表現。所以他的篆書，不但一直得到識者的普遍好評，就連他自己雖曾自謙地



插圖七 李陽冰篆書



插圖八 張遷碑

說：『吾篆未及陽冰』，然當其酒酣落墨之際，却深有自信地說：『何處讓冰斯！』的確，他的篆書不是某些『燒毫以求形似』者所可企及的。

他的隸書，是從用筆和結字兩方面着手的。逆筆中鋒，使轉蒼厚，縱橫馳騁，無所依傍。《張遷碑》的凝重，《禪國山碑》的豐偉，《華山廟碑》的恣縱，《白石神君碑》的磅礴、蒼勁和灑脫，無不在他的筆下飛馳奔逐。所以人們常說他的書法集各家精髓於一爐。

他往往運用篆、草的筆勢融之於隸，做到『篆從隸入，隸從篆出』。使人可以從他的『蒼勁渾厚、緊密堅實』的風貌中，發現『綿裏鐵』和變化多姿的筆致。有人說他的隸書近方扁，那太狹隘了。他的《世慮全消》（四條幅）、《花底句傳新樂府》（七言聯）等書體是方的；他的《經鉅堂雜志隸書軸》則屬方扁；他的《顏氏家訓隸書軸》的書體則近扁；臨終之年所書《宋敖陶孫詩評》十幅隸書屏的書體，則不拘一格，兼有扁方長的體態。嘉慶時，陽湖書家方履錢在《鄧石如隸書贊》一文中，盛讚他的隸書：『寓奇於平，固巧於樸，因之以起意，信筆以賦形。左右不能易其位，初終不能改其步。體方而神圓，毫剛而墨柔。枯潤相生，精微莫測。』②尤其當他的《宋敖陶孫詩評屏》問世，讀者不絕，令人心折。如：

包世臣謂其為『奪天時之舒慘，變人心之哀樂』③的作品。

康有為謂其『從句容六梁碑出，畫法極厚，中邊俱徹，不得以抹筆議之。』④

李兆洛謂其『兀冢排蕩，淋漓盡致，變化不可方物。』⑤足見其隸書的涵容無盡，境界之高。

對於他的楷書，議論頗多，有的說他『深於六朝人，蓋以篆隸用筆之法行之，姿媚中別饒中澤，固非近今所有。』⑥有的說他的書法『真氣瀟漫，楷則俱備。』⑦有的說其『真書雖不入晉，其平實中變化，要自不可及。』⑧『簡肅沉深，雁行登善，非徐裴以下所及。』⑧有的說他的楷法『蒼古質樸，如對商彝漢玉，真《靈廟碑》陰之嗣音。』⑨總之，事實

說明，人們對他的楷書的評價是很高的。但近世馬宗霍先生却說他的『真行皆未入體，草則野狐禪耳。』^⑩我以為儘管他四十四歲前後的有些作品，如：《贈也園楷書冊》等，其下筆尚有著跡處，一時還不能達到上述所謂『簡肅沉深，蒼古質樸』的境界，尚不能與前輩各家並駕，但此時却已擺脫了唐以後的氣味，說明他在學習《瘞鶴銘》、《石門頌》，以及《張遷碑》等方面，已奠定了扎實的根基。就這一點來說也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從這時到他的晚年，他的真書已能純任自然，絲毫沒有矯揉做作之態。無論點畫撇捺，或橫鉤豎鉤，幾乎都顯出隸書的筆致。有的筆畫雖近顏體，但其轉筆處又不用顏字的提筆，而取隸書的輕筆和頓筆。在結體上，不是以橫畫豎畫輕重和左右低高的『妍麗』取媚，而是力追端莊、安詳、率真的風格，表現了從容不迫的大將風度。雖不能說已直逼秦相，但他的《真書冊》、《楷書銘詞屏》、《楷書七言聯》等作品，却時時飄來六朝碑版所特有的陣陣撲鼻的濃烈芬芳。

從中國碑版的實際情況考查，楷書到了唐初已達到成熟的階段。因

彼鶴上人桃李河慶開
此花非我春惟庭清都
境古與韓衆親

壬戌冬日

石菴



插圖九 劉墉作品

此，唐人楷書自然是學者的橋樑。而鄧石如却捨近圖遠，捨易就難，追本求源，上溯漢魏，不參唐人一筆。僅就其這種勇敢的求索精神來說，也同樣是很值得人們稱道的。

再以他的行草而論，翁方綱、劉墉、王文治、梁同書等，都是和他同時的名家，但他們走的二王、唐宋諸家和趙董的道路，只能顯其妍麗，較少傳其神采。而鄧則學漢魏諸碑，並且早在篆隸方面扎下根基，自然也就為其作行草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因而他的行草亦能達於『功性兼備，神采豐實』之境。

他的早期行草之作，我們所見不多，這裏撇開不談。僅就其四十六歲所書《登京口樓》和《登北固樓》行書詩軸、四十七歲所書《和大觀亭西泠女史題壁詩並序》橫披、四十八歲所書《贈曹儷笙四體書》中行書屏、五十一歲的《牡丹詩》行書軸，以及此後歷年所書的《峻爽樓晚眺》行書大軸、贈肯園先生的草書軸、名震遐邇的《陳寄鶴書手稿》草書冊、《海為龍世界，天是鶴家鄉》五言聯等，其中許多字都滲透着篆隸的筆意。從每幅作品整體縱觀，既非常緊湊，又十分流暢，有風神，有含蓄，筋骨血肉，無不具備。筆意若奮若搏，逸趣橫生，真如天馬行空，了無滯礙。兩百年來一直傳頌不衰。當然，他的行草不如篆隸功力之深，這也是人們的議題之一。可惜，某些評論者未作全面考察，只『重其篆與分書類，不知其行書之妙，正復峭逸蘊藉，於顏草稿外，別樹一幟。』^⑪竟謂其『真行皆未入體，草則野狐禪耳。』這種說法值得商榷。

不過無論怎樣評論，一個明顯的事實，便是鄧石如通過自己四十餘年的刻苦鑽研，以及自己的飽滿情緒和雄奇筆墨，終於創造了筆墨飽滿和形體雄奇的書法，則是無庸置疑的。

鄧石如不僅有長期刻苦自勵的藝術實踐，並因此而產生大量的藝術珍品，而且還在這長期實踐中逐步形成他在書法理論上的創見：

他首創『計白當黑』之論，要求個個字分明，全篇才能光明燦爛。把筆不到而意到的道理向前推進了一步。本來，春秋時的思想家、道家老子

早有『知白守黑』之論；古人畫訣亦有『實處易，虛處難』六字秘傳，作畫用心於無筆墨處。鄧石如把這個道理用之指導書法的實踐，使哲理、畫理、書理相參，使書法理論得到一次昇華。

他又提出了『求規之所以爲圓與方之所以爲矩者以摹之』的理論。這是寫字的基本功，尤其是作篆隸的基本功。人常說：『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功夫純熟，自可得心應手，從容揮灑，了無拘滯。雖然，有人認爲『拘於法，不能全用筆之妙』，但是離於法亦無以盡用筆之妙。不可等閑視之。

第三，就是『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通風』的理論。這乃是專指結構和佈局而言的。即所謂『結構相生』和『佈白相讓』。要求字字須有疏放處，亦須有緊密處，疏則綽有餘地，緊則不致鬆散。這就加強了『分明』的效果，疏可走馬，則疏處不是空虛，一無長物，還得有景。密不通風，還得有立錐之地，切不可使人感覺窒息。筆墨之妙，尤在疏密，然要密不相犯，疏而不離。鄧石如的創見得力於他那千錘百煉、深研獨出的藝術實踐和創造。不僅又轉過來指導了他的實踐，而且更提高了後人對於書畫結構佈局等藝術規律的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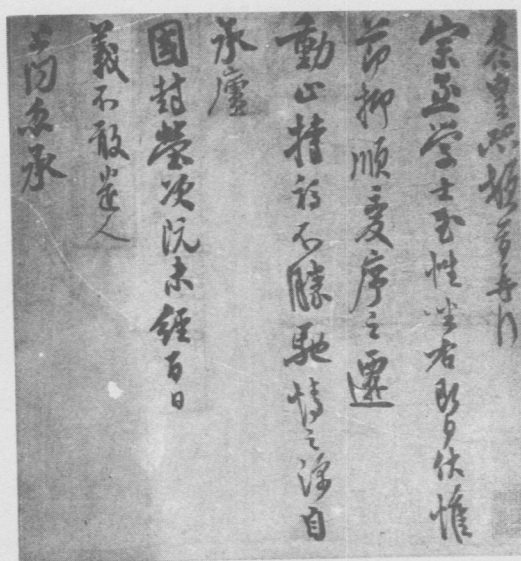
此外，尚有兩點值得在此一提的：

一是，他的《與侄書》中寫道：『讀書須極熟，然後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久之自不能捨。』

二是，他的《與畢沅書》中寫道：『字書如河海，不得其航，終望洋而興嘆也。』

這兩者同是不可忽略的問題。前者是書外功，後者是書內功，應該都歸到他的書論之中。

中國書壇上歷來還有一個用筆問題。從歷史上看，兔毫是最早的。何時始用羊毫雖尚待考查，但從古代傳下來的書法中發現北宋米友仁的書法有一帖是用羊毫書寫的。元、明、清三代就逐漸盛行用羊毫筆了。然而，由於羊毫特別是長鋒羊毫，鋒長柔軟不易駕馭，某些書家往往用長穎蘸



插圖十 米友仁作品

墨，俟枯後剪齊筆端，然後書寫。而鄧石如則專用長穎，不加剪裁，書成自然瘦硬，神完氣足，成爲歷史上用長鋒羊毫筆的高手。直到如今，還不曾發現有什麼人超過他。這也是顯示了他的過人的功力。

沙孟海先生早在五十年前就曾說過：『清代書人，公推爲卓然大家的，不是東閣學士劉墉，也不是內閣學士翁方綱，偏是那位藤杖芒鞋的鄧石如。』這自然是有道理的。

通過對鄧石如的全面探討，我覺得他的成就是應該給肯定的，他在中國書法史上應該有較高的地位。

五 交遊

在鄧石如的一生中，交納了不少知心好友。三十一歲時就結識了秦潮（端崖）。當時秦在鄧的故鄉擔任懷寧地方學官，彼此交往十分方便，由於感情日深，終至成爲知己。後來秦潮當上了翰林，仍然經常和鄧石如如